

<<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家>>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2347

10位ISBN编号：7020072348

出版时间：1981-9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3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不是这样。

生活并不是悲剧。

它是一场“搏斗”。

我们生活来做什么？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

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

这期间我也曾看见了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

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

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

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

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

我也曾参加在这个“搏斗”里面。

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

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

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

内容概要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

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作者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2005），字芾甘。

汉族人。

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散文集《随想录》。

祖籍浙江嘉兴。

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

笔名为巴金。

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书籍目录

《激流》总序家附录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初版后记五版题记关于《家》（十版代序）新版后记
重印后记

章节摘录

一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已经到了傍晚，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 and 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三弟，走快点，”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穿同样服装的青年。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脸也瘦些，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不要紧，就快到了。……二哥，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英文说得自然，流利。你扮李医生，很不错，”他用热烈的语调说，马上加快了脚步，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这没有什么，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便停了脚步，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你的胆子太小了，你扮黑狗，简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还背不完嘞！”哥哥温和地说着，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觉慧脸红了。他着急地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像有好多人眼光在看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他连忙闭上嘴，用力捏紧伞柄。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盖了旧的。“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觉慧把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可是一开口，什么话都忘掉了，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我才可以说下去。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那才丢脸嘞！”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脚步踏在雪地上，软软的，发出轻松的声音。“三弟，你不要怕，”觉民安慰道，“再练习两三次，你就会记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胆地去做。……老实说，朱先生把《宝岛》改编成剧本，就编得不好，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

<<家>>

” 觉慧不作声了。

他感激哥哥的友爱。

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讨得哥哥的欢喜。

他这样想着，过了好些时候，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

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

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彭保大将”的旅馆，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

他，有着江湖气质的“黑狗”，在失去了两根手指、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

他盘算着，怎样去见毕尔，对他说些什么话，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失了江湖上的信义。

这样想着，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

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

” 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情？”

你这样高兴！

” “二哥，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 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

“我想着，仿佛我自己就是‘黑狗’一样，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并不要我费力思索。

” “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 觉民微笑地说。

“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

……现在雪很小了，把伞收起来罢。

刮着这样的风，打伞很吃力。

” 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

觉慧也把伞收起了。

两个人并排走着，伞架在肩上，身子靠得很近。

雪已经住了，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

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

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

“三弟，你觉得冷吗？”

” 觉民忽然关心地问。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谈着话，一点也不觉得冷。

” “那么，你为什么发抖？”

” “因为我很激动。

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总是发抖，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想到演戏的事情，我就紧张。

老实说，我很希望成功。

二哥，你不笑我幼稚吗？”

” 觉慧说着，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

“三弟，” 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

“不，一点也不。

我也是这样。

我也很希望成功。

我们都是这样。

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

” “对，你说得不错，” 弟弟的身子更接近了哥哥的，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风雪，忘却了夜。

“二哥，你真好，” 觉慧望着觉民的脸，露出天真的微笑。

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也好。

” 过后，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说：“三弟，快走，转弯就到家了。

<<家>>

”觉慧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的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

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

深深的足迹疲倦地睡在那里，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

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

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

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

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

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

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

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弟兄两个站住了。

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抖了抖身上的雪水，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

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

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

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

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风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

夜来了，它却没有带来黑暗。

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

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

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觉民在前面走，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正要跨过门槛进去，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得正好。

刚刚在吃饭。

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

”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

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

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

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

“好，我们放了伞就来，”觉民高声答道，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

“鸣凤，什么客？”

”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

“姑太太和琴小姐。

快点去罢，”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

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

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

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便说：“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

快点去吃饭，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

”觉民说毕就往外走。

“好，我就这样跟你去罢，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不必换它了，”觉慧回答道，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马上走了出来。

<<家>>

“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屡次说你，你总不听。”

后记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

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经过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

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

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

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写信，要求指明出路，可是我始终在作品里呼号、呻吟，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地死去，让寒冷的长夜笼罩在读者的心上。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

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

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编辑推荐

《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